

新年三愿

□朱铁志

老话说,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”每年如此,今年亦同。可见一个“复”字,表明所谓“新”,不过是“新”与“不新”、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反复轮回、更迭变换而已。不论对国家社会而言,还是对公民个人而言,总是处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、“新”与“不新”之间。“变”的是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,“不变”的是已经选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、制度;“变”的是每年需要面对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任务,“不变”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民生改善的期许、对反腐倡廉的坚持。“不新”的是“年年岁岁花相似”,“新”的是“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朱某有三愿,愿与君共勉:

一愿反腐倡廉高歌猛进,民生改善成效显著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,就高高举起反腐倡廉的大旗,一方面,老虎苍蝇一起打,其态度之坚决、声势之浩大、效果之显著,有目共睹;另一方面,鲜明提出“八项规定”,坚决反对“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”,铁腕抓党建,利器治作风,一度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得以遏制,党和政府的形象得到改善。新的一年,愿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,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与此同时,愿乘全面深化改革、依法治国的东风,着力改善民生,将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住房、养老、保险等一系列涉及普通百姓生活的各项事业推向新阶段,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,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。只有将反腐倡廉和改善民生两手一起抓,一起见成效,才能从根本上提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,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。

二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,有效传播深入人心。干什么吆喝什么。作为媒体人,几十年来我们伴随传统媒体学习、成长、实现人生价值,感受传



播正能量所带来的成功与荣耀。但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,随着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裂变式膨胀,传统媒体正经受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。互联网以其“海量信息、实时更新、双向互动”的鲜明特点,正悄然改变和消解传统媒体“居高临下、单向灌输、行政推广”的简单做法,悄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、工作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。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获取资讯、通达社情、了解民意,传统的报刊杂志有被日益边缘化的倾向,其发行量和广告量双下降,已成不争的事实。在此情况下,唯有解放思想、突破藩篱、洗心革面,超越自我,大胆使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、4G技术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等新技术、新应用,彻底改变传统的用人体制机制,打造集文字、音频、视频等各项技术于一身的全媒体编辑记者,才能跟上这一波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浪潮,彻底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、渠道、平台、经营、管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合,实现思想理论和各类健康资讯的有效传播。

三愿保持定力、种好心田、潜心事业,有所收获。互联网时代是资讯极度膨胀、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,同时也是喧嚣浮躁、浅尝辄止、浮光掠影、泡沫迭出的时代。人们发明了互联网,尽享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无限便利,同时也深深地为互联网所裹挟、所奴役、所压迫,自觉不自觉地异化为它的奴隶。从家里的电视,到单位的电脑,再到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的手机,当代人基本生活在“三屏”之中,疏远了亲情,淡漠了友情,荒芜了人情,甚至消解了事业,荒废了工作,撕裂了学习。我们貌似什么都知道,其实什么也不懂。“渊博”的表象背后,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浅薄的“知道分子”,绝非真正的“知识分子”。所以我愿与朋友们共勉:享受网络手机,获取必要资讯,但决不做网络手机的奴隶。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工作上,用在精读深研学术著作和真问题上。做一个表面未必“渊博”,但确实对某些问题有所了解、有所体会、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的实在人。

(本文作者为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)

名家言

遐园遐思

□刘玉堂

在遐园漫步,最突出的感受与感慨是它的选址与建造,真会选,也真会建!城市的气质与品位靠什么打造?靠GDP或高楼大厦?那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漠,你还得靠文化味儿!

说来惭愧,在济南住了近三十年,猛不丁听到遐园、奎虚书藏,居然毫无概念!但一说老山东省图书馆,就有点印象了,可也从没进去过。为写此小文,有个直观的感觉,我专门跑了一趟大明湖,去遐园转了转,一逛吃惊不小:你觉着这才是图书馆的模样,文化单位的位置!

遐园在大明湖西南侧,被称为“济南第一标准庭院”。先前我以为这座庭院是北方式的,实地一看才发觉,它的布局和建筑气质竟然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,看过介绍方知晓,原来它就是仿照浙江宁波的“天一阁”而建的。

遐园的所在,真的是好美。进得门来,迎面假山作为障景,顺势延至院南侧,山势陡峭,巨石嶙峋,沿石径蜿蜒登上山顶。但见花藤穿架,间以马樱绿竹,青翠沁人,可以领略到“重重叠叠山,弯弯曲曲路,叮叮咚咚水,高高下下树”的园林景色……浮躁的心态,一下沉静了许多。所谓饮水思源、睹物思人,你就不能不想到它的倡议者与创办者。

遐园的出现,得益于湖南人罗正钧。纵观近现代教育史,他同样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。

1903年,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,电调办学。罗正钧建议:“教育贵普及,应该以中小学堂为本;然必先造就师资,而后中小学能刻期举办。”中国的师范学堂之所以能够创办,正是因为罗正钧的建议。

也是这个缘由,袁世凯奏请破格任用罗正钧负责天津的教育,之后担任山东提学使。“提学使”,虽然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教育厅长,但不受地方巡抚的节制,与总督、巡抚平行,与布政使、按察使等

同。简单点说就是,在任期间按钦差大臣礼遇。

“时山东全省,仅省垣有师范学堂、高等学堂各一,而图书阙,规制简。”罗正钧于是依照在天津时的经验,先从整饬师范学堂入手,厘定课程,礼延良师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“自省垣以及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,次第成立,一如直隶。”于是广购图书,以创办山东图书馆。1909年,遐园终于建成,取《诗经·小雅·白驹》“皎皎白驹,在彼空谷……毋金玉尔音,而有遐心”之“遐”字,罗正钧亲题“遐园”二字为门匾。

遐园不仅仅是图书馆,还是博物馆。当时,日本人有购运嘉祥、肥城诸县汉画像石以过济南者,正钧叹曰:“吾国艺术之瑰宝,何可为外人有!”截留不许出境,并在图书馆内附设金石保存所。所谓:“士子摩挲古物,亦以发思古之幽情也。”

罗正钧的结局有些令人唏嘘:辛亥革命发生时,他认为是“国难”,隐归故里。革命成功,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重新起用他,结果给他发电报也不应,派人专程去请,也找不到他。无论如何,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。

图书馆对于现代人而言,似乎再寻常不过,但一路走来,却又是另一种极端艰难、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。

以遐园所仿照的建筑模本“天一阁”为例,太平军进攻宁波时,小偷趁乱拆墙盗书;到了1914年,一个姓薛的盗贼几乎偷走天一阁一半珍贵书籍。最终,大部分被抢救回的图书又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之下。遐园同样未能免遭刀兵,1928年,日军炮火轰击城区,遐园馆舍和藏书、文物遭到严重破坏。1934年,山东省政府拨款5万元筹建新藏书楼“奎虚书藏”,但时隔两年,日军进攻济南时“奎虚书藏”再度遭到严重破坏……大至一个民族,小到一个城市,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何其不易!

在遐园漫步,最突出的感受与感慨

□阿敏

国家富裕了,食物的多寡,这个在人类艰难生存历史中形成的评判贫富程度的标尺,大致已失去了作用,现在发达国家里的穷人,许多是胖子,即使乞丐,得到的食物质量也很好;咱们自己纵比一下也是这样,几十年前,如果乞丐捡拾的是白面馒头或过期面包什么的,肯定是天方夜谭,而现在获得一块玉米饼子,反倒需有好运气。

富裕特别是社会演进带来的变化,无疑是好事,但同时它也在对人的智力、素质水平进行测试。有些人,显然没在这种测试中及格。

前两年,有的地方规定,凡养宠物或戴金戒指的人,不能享受低保。这个规定出台的理由似乎很顺:你有财力喂养宠物,戴着象征富贵的金饰品,说明日子还不错。这类人如果享受了低保,那就违背了一般逻辑——你没吃的,就应先把宠物狗什么的,炖了果腹;金戒指则换成玉米面,熬糊糊喝,这才证明你真穷,需要帮助。结果,这个规定招致汹汹物议。

以惯有的认知去判断当今事事物物,时常容易出毛病。过去顺理儿的东西,现在很可能变成了逆理儿的东西:一项政策或一个规定,如果死守着自认为顺理儿的逻辑,无视社会心理现状,它很可能就是个坏“文本”,老百姓要骂娘。养宠物、戴金戒指的人不能享受低保,顺的是一般性惯常之理,却大大违背了人性与入道之理。

穷人家的宠物,断断不会价值万金,它也许是一只土狗或一只很普通的猫,但它可以给人情淡漠的世间和乐趣少得可怜的家庭带来一点欢乐;而那枚金戒指,更可能凝聚着亲人生死不舍的温情,怎么可以

心机学

什么东西最“顺理儿”?



将它们变作自己的果腹之物呢?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总体已达到一定富裕度的时候,哪里还会包容不下穷人的这点“奢侈”?剥夺这类人享受低保的权利,说轻点,是没人情味;说重点,就是反人性与反入道。

在“入本观念”于人们心中扎根越来越牢的今天,过去被严重低估的生命、人性与入道的价值,向着它本该拥有的刻度飙升。即如残酷的战争也如此,在南联盟战争中,贝尔格莱德的老百姓在布兰科大桥上,手拉手组成人靶,就成功阻止了北约对这座大桥的轰炸。如果说顺理儿,那么千千万万的理儿都应当朝着尊重人的生命、人性、入道来“顺”,为它让行,以它为王;不管做什么事情,无论它的道理多么堂皇,但只要与此违背,统统是不“顺”之“理”,应该与之决绝。这种理念或准则,极有必要更多含量地将它植入到社会管理中,检测一下我们的政策、制度乃至法律,是不是都把“人”奉为“老大”了。

某些所谓很顺理儿的东西,存世日久并且大道理很唬人,但只要蔑视、忽视“人”本身,一定会变臭。这是变化的时代所讲的道理。死抱着所谓顺理儿的东西而拒绝改变,不是一种好品格,同与时俱进的理念背道而驰。即如对现今被废止的某些规定和做法,一些人仍是总喜欢以过去曾“发挥过积极作用”,为其“正确性”辩护,而根本没把“人”当回事。发挥的“积极作用”如果是牺牲“人”为代价,那也只能说是强制执行力的成功,仅此而已。

网络时代,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速率在加快,但千变万变,尊重“人”这一点上永远不会变。谁顺着它的理儿,谁得人心,与人类进步合拍,就像发达国家里穷胖子能得到帮助,中国养宠物、戴金戒指的穷人也能顺利获得救济,文明的指数便提升了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